

长颈鹿丛书 - Giraffe Series 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Giraff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长颈鹿丛书 - 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达 主编

歌剧院的幽灵

[法国] 加斯东·勒鲁 著

谭立德 译

歌剧院的幽灵

歌剧院的幽灵

Giraff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Fictions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曹同宏、林达 主编

歌剧院的幽灵

[法国] 加斯东·勒鲁 著

谭立德 译



歌剧院的幽灵

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

吕同六 林 达主编

歌剧院的幽灵

[法国] 加斯东·勒鲁著

谭立德译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3 插页 262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5329—1656—1

I·1433 定价 14.80 元

总 序

吕同六

中国的改革开放，犹如一江春水，奔腾向前，气象万千。

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与交往，空前地活跃、密切。

文学领域亦然。回眸本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文学的成就，无不同中外文化交流，同吸取、借鉴外国文学的优秀成果，有着密切的关系。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钱钟书、冯至、徐志摩、卞之琳等文学大家，堪称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们身体力行，孜孜矻矻于译介和研究外国文学，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为中外文学的亲善，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可谓功德无量。

在人类即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时，无数活生生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半世纪以前说的一番话的正确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事实上，我国许多优秀作家的创作，就分明打着域外文学或深或浅的印记，法国古典主义对于曹禺剧作的影响，俄罗斯文学对于巴金的熏陶，欧美诗人对于郭沫若诗歌的作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于中国当今作家的启示，就是信手拈来的例子。

今天，文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交

流、渗透、移植和融合。今天，文学已是世界各国人民之间互相了解与认识，沟通与交往的卓有成效的手段。今天，外国文学作品，犹如水银泻地，渗入我国千百万民众的生活，成为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我们愿意把这套《长颈鹿丛书——外国优秀小说选萃》，作为介绍和了解外国优秀文学的一套形象材料，作为认识和沟通外部世界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份精神食粮，奉献给诸位读者，为借鉴他山之玉，为丰富读者的精神、文化生活，略尽绵薄之力。

《长颈鹿丛书》选收的作品，大抵上都是名家名作，都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人们记得，古罗马大诗人贺拉斯就说过，“诗人的目的在给人教益，或供人娱乐”。而他又尤其看重艺术作品的娱乐作用。我们的思路同贺拉斯不谋而合。在编选过程中，除了思想性、艺术性这两条不言自明的准则，我们力求做到，入选这套丛书的小说，乃是雅俗共赏，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它们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能够“供人娱乐”，能够引发众多读者的兴味，拨动他们的情感之弦。

而取名“长颈鹿丛书”，则是寄托着我们这样的意愿：这些小说作品犹如长颈鹿一样雅致，大度，优美，脱俗，人人喜爱。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这套丛书中的大多数作品，是头一次译成汉语。

一九九八年初春，北京霞光里

认识“二十世纪的大仲马”

谭立德

一九〇四年，整个欧洲都在翘首静盼南极探险队归来的佳音。时任巴黎《晨报》新闻部主任的加斯东·勒鲁，则别出心裁地赶往大西洋的马德拉群岛迎接探险队，并与队员们一起返回。虽然探险队内有保密的规定，但依靠他敏锐的职业嗅觉和出色的交际本领，从闲谈说笑间，获知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加斯东·勒鲁率先写出报道，《晨报》以头条新闻抢先刊出，引起轰动，赢得新闻界同行的刮目相看。

加斯东·勒鲁（1868——1927），是二十世纪初法国通俗小说的奇才。他出生于巴黎，在外省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自幼酷爱文学。十八岁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中学会考，随即到巴黎上大学攻读法律。还在大学上学期间，加斯东·勒鲁便展露出他的文学创作才华，撰写了短篇小说《炸土豆片的小商贩》，发表在《法兰西共和国》报上。一八八九年，获得法律学士学位，翌年，他宣誓就任任律师。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结识了《巴黎回声报》社会新闻栏的主任罗贝尔·沙尔维。加斯东·勒鲁向他表示自己想从事新闻工作的愿望，并按照他的要求撰写了几首十四行诗，为当红明星捧场。就这样，一八九四年，勒鲁决定改行投身于新闻界。

加斯东·勒鲁跨进了新闻界的大门后。《巴黎》晚报主编请他负责司法专栏。由于他出色地报道了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瓦

扬向众议院会场扔炸弹这一重大案件，受到报界同行的注意。巴黎影响最大的《晨报》也邀请他加盟，为该报的司法专栏撰稿。他为这两家报纸撰写了反响甚大的文章。嗣后，他正式供职于《晨报》，任该报新闻部主任兼特派记者，撰写司法专栏，政治新闻专栏，以及戏剧评论。他聪颖机智，感觉敏锐，思想活跃，不拘泥于陈规，常常作出惊人之举。例如有一次，在布尔日开庭审判一件牵涉到某贵族世家的案子，各大报记者云集该地，等候开庭。然而，加斯东·勒鲁却并不坐等，他设法潜入监狱，从关押在牢的被告口中获知详情，又分别到证人下榻的旅店采访。案子刚一开庭，他的独家报道已刊登在《晨报》，引起报界同行的妒羨，因为，这是当时报界司法专栏从未有过的做法。他出色的工作使他声名鹊起，被誉为“记者之王”，并荣获骑士级荣誉勋位。

但是，加斯东·勒鲁并不甘心只当一名记者，即使业已成为蜚声新闻界的名记者。从童年时代起，他就想望从事文学创作。一九〇三年，他参加“小说竞赛”，为《晨报》撰写他第一部长篇连载小说《泰奥弗拉斯特的双重生活》。第二年，他写出了有关南极探险的精彩报道后，旋即被派往莫斯科。在俄国工作期间，目睹了俄国第一次民主运动受沙皇政府扼杀的情景，他写下了不少充满激情的文字寄回法国。从俄国归来后，他的第一部剧作《法官之家》，于一九〇七年，在巴黎奥德翁剧院上演。这部描述他所熟悉的司法界的剧作却遭到挫折，一败涂地。但是，加斯东·勒鲁并不气馁，着手创作《黄房间的秘密》，这是他的系列侦探小说《记者鲁尔塔比耶的奇特险遇》的第一部。

这时，加斯东·勒鲁对记者的奔波生涯感到厌倦，遂辞去《晨报》的工作，潜心于文学创作。“社会各阶层都为我的小说作品提供了资料。”加斯东·勒鲁充满信心地说。他要创作出“比爱

伦·玻的《莫格街的凶杀案》和柯南道尔的《斑点带子案》更精彩的侦探小说”。

一九〇八年，《黄房间的秘密》出版后，加斯东·勒鲁回到《晨报》，为该报撰写长篇连载小说《神秘国王》，同时，继续撰写系列侦探小说《记者鲁尔塔比耶的奇特险遇》。从此，加斯东·勒鲁成为职业的连载小说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一发不可收拾。数年后，他又开始撰写另一套描述一名不幸沉沦的杀人犯《谢里-比比》。

作为一种文学门类，连载小说产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它包含的题材十分宽泛，大致上有惊险小说、侦探小说、犯罪小说、情爱小说、情节小说等等。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从上层绅士，富于文化教养人士，到普通百姓、家庭主妇，连载小说都拥有众多的读者。引人入胜的情节，丰富的想像力，是连载小说的特点；而在思想内容上，有的连载小说显露出市侩主义的成分，有的则洋溢着民主精神和时代意蕴，而那些优秀的连载小说则无不具备一定的社会、政治倾向。巴尔扎克、大仲马、欧仁·苏、福楼拜、乔治·桑等，体现着法国连载小说的夺目辉煌。

勒鲁是法国连载小说的最后一位大师。他年轻时就喜欢阅读雨果、斯丹达尔、巴尔扎克、大仲马的小说。一心想追随他们，跻身“文学精英”的行列。他的连载小说充满想像力，往往弥漫着神秘诡谲的气氛，因而博得了“二十世纪的大仲马”的美誉。随着勒鲁的故世，兴盛一时的法国连载小说也就消失了。

勒鲁在二十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共发表了五十余部小说和剧作。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一九一〇年面世的《歌剧院的幽灵》。

《歌剧院的幽灵》描述了一则离奇、诡异、哀婉动人的爱情

故事。故事发生在巴黎歌剧院这幢宏伟的拿破仑式的建筑物里。歌剧院女演员克里斯蒂娜·达埃与贵族子弟拉乌尔·德·夏尼子爵冲破社会门第的藩篱，倾心相爱。然而“歌剧院的幽灵”埃里克也爱上了温柔天真的克里斯蒂娜，于是，在这充满玄机的歌剧院里发生了种种诡秘神奇的事情。

故事中人物的个性非常鲜明。作者着墨最多的自然是幽灵埃里克。他天生相貌奇丑，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然而，他又是绝顶的聪明，富于幻想、机智和非凡的音乐才华。他的狂放来自于受歧视，被排斥于人类之外的自卑；他的凶狠，是因为一再受到世人的排挤和君主的迫害，丧失同所有人一样的普通人的资格。但是，他始终向往有一名女子因为他的才华而爱他。善良而纯真的克里斯蒂娜燃起了他对美好生活的希望，然而，悲剧也由此而产生。虽然他肆无忌惮地作了恶，但他最终毅然牺牲自我，成人之美的行为，还是令人不免为之深深叹息，一掬同情之泪。宏伟的巴黎歌剧院里，不仅演绎了一出极富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也展示了现代人性的弱点、盲点。

作者以第一人称陈述，层层剥笋，故事的跌宕起伏，爱情的迂回波荡，虚构的情节同真实的历史事件的糅合，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故事以音乐作铺垫，作者引用了许多著名的歌剧，为心理的刻画和情节的开展作衬托。《拉撒路的复活》抒发克里斯蒂娜思恋父亲的情愫，《奥赛罗》隐喻爱情悲剧的发端，而小说中反复回响的《浮士德》中的乐段，则丝丝入扣、淋漓尽致地倾吐了幽灵埃里克的苦恋。阅读整个故事，就像聆听一部错综复杂、抒情动人的歌剧。

加斯东·勒鲁对歌剧院细致而又真实的描写实在令人叹服。水晶灯下富丽堂皇的剧场，同黑暗阴郁的地下层，构成触目惊心

的对照。在场景真实的描绘中，作者展示了扑朔迷离故事情节，真幻交织，扣人心弦。

小说面世后，起初没有取得作者预期的轰动。然而，十五年后，美国环球电影公司把它搬上银幕，拍成默片，由曾出演《钟楼怪人》里的加西莫多的大牌演员朗·钱尼演埃里克，轰动欧美。勒鲁的小说也借此东风，水涨船高，成为畅销小说的经典。

一九四三年，好莱坞再次把这部小说拍成有声片。二十年后，英国导演特伦斯·菲希尔又将它改编成电影。

一九七四年，美国电影界受这部小说的启示，拍出影片《天堂里的幽灵》。

一九八〇年，法国著名编舞罗兰·帕迪对这部小说进行改编，摄制成两幕芭蕾舞剧，由法国电视二台播放。

一九八六年，作曲家安德罗·劳埃德·韦伯把《歌剧院的幽灵》改编成歌剧在伦敦上演，深受欢迎。随着韦伯的歌剧在世界各大城市常演不衰，勒鲁的小说再次走红欧美各国。

勒鲁的小说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从艺术门类来讲，它辐射到电影、歌剧、芭蕾舞各个领域，据统计，根据勒鲁各种小说改编的影片，竟达二十七部之多！从地域来看，他的小说流布到欧美和世界各国。不妨举一个饶有兴味的例子。一九三七年，我国拍摄的由马徐维帮编导，金山主演的著名影片《夜半歌声》，就是从美国大明星隆·钱尼主演，根据《歌剧院的幽灵》改编的默片中，汲取素材，把人物、故事移植到中国某城市，予以再创作，使之中国化的虚构。前几年，香港影界推出由著名演员张国荣、吴倩莲联袂主演的新《夜半歌声》则再次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演绎这部三十年代的老电影。勒鲁的这部小说可谓历久弥新，艺术魅力常存。

歌剧院的幽灵

谭立德译

序 幕

歌剧院的幽灵曾在这里游荡。

这并不是——像人们很久以来所相信的那样——艺术家的灵感，不是剧院经理们的迷信，也不是芭蕾舞团的小姐们，她们的母亲，女领座员及衣帽间和门房的职员们那狂热的脑袋瓜里滑稽的构想。

是的，虽然，他的整个外表看起来是一个真正的幽灵，也就是说，像是个影子，但他曾在这里游荡。

我一开始查阅巴黎歌剧院的档案时，我就被深深地打动了，因为，那些由幽灵引起的现象，和那出最不可思议、最荒诞古怪的惨剧之间，有着惊人的巧合，而且，我不得不想到，我们也许可以用这一巧合合理地解释那件事。事件的发生距离现在只不过三十来年，今天，甚至在舞团的休息室里，仍然不难找到能记起这些事情的德高望重的老人，人们不会怀疑他们说的话，他们记得当时在神秘的愁云惨雾中，克里斯蒂娜·达埃被劫持，德·夏尼子爵失踪，他的兄长菲利普伯爵身亡，而尸体则是在歌剧院的地下湖畔，靠斯克里布街的那一边被人找到的；他们清楚地记得这一切，仿佛昨天刚刚发生似的。然而，迄今为止，这些目击者中，没有一个人认为，应该把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与歌剧院的幽灵这个有点儿传奇色彩的人物联系起来。

随着调查的展开，真相慢慢地进入我那思绪纷乱的头脑里，

这项调查不时地涉及到那些乍看起来有人判断为天外奇谈的事件，为此，我不止一次地几乎要放弃这件工作，因为，我是在追踪一个空幻的形象，却又从未抓住过它，而我已追得筋疲力尽。终于，我有证据证明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在我确信歌剧院的幽灵不止是一个魅影的那一天，我所有的努力都得到了酬报。

那一天，《一位剧院经理的回忆录》陪伴着我度过了漫长的几个小时，这本书是那位过火的怀疑论者蒙夏尔曼的一部轻快的作品，蒙夏尔曼在歌剧院短暂工作期间，对幽灵那些神秘莫测的举动丝毫不了解，而且，只要可能，他就公开地大加嘲笑，即便当他在幽灵用计谋索取钱财的那桩古怪的“神奇信封”事件中成为第一个受害者。

正当我满怀失望离开图书馆的时候，便遇见了我们歌剧院那位富有魅力的主管，他正在楼梯平台同一位动作灵敏、衣冠楚楚的小老头儿聊天，他愉快地把我介绍给了这小老头儿。主管先生知悉我正在从事的研究，而且晓得我何等焦急地力图发现审理轰动一时的夏尼子爵事件的预审法官富尔先生退隐后的去处，却又毫无结果。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怎样了，是死是活；喏，他刚从加拿大回来，他在那儿居住了十五个年头，他回巴黎后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到歌剧院的秘书处谋求一个优待的职位。这个小老头儿就是富尔先生本人。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大半个晚上，他按照过去所了解的情况，向我叙述了夏尼事件的全部过程。由于缺乏证据，当时，他不得不宣判子爵精神错乱和他兄长意外死亡，但是，他深信，在这兄弟俩之间发生了一场与克里斯蒂娜·达埃有关的可怕的惨剧。他既不能告诉我克里斯蒂娜的情况，也无法告诉我子爵的情况。当然，在我对他讲起幽灵的时候，他只是付之一笑。他也了解当时

的一些怪诞迹象，这些迹象好像可以证明有一个异常人物选择了歌剧院里最为隐秘的角落作为栖身之处，他也知道关于“信封”的故事，但是，他看不出这一切有什么能够吸引一位负责预审夏尼案件的法官的注意，如果他有时聆听某个自动前来证明自己曾遇见过幽灵的证人的证词，那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个人——目击者——不是别人，就是全巴黎都称他为“波斯人”的那位，他是歌剧院所有的戏票订户都非常熟悉的人。法官则把他当作有宗教幻象的人。

你们猜想得到我对这个波斯人的故事非常感兴趣。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我要再见过这位可贵的最初的目击者。我的好运气又占了上风，我终于在一套位于里伏利街的小公寓套房里找到了他。从那个时候起，他再没有离开过他的套间，而在我造访他五个月後，他就去世了。

起先，我心存怀疑；可是，当他怀着儿童般的天真给我讲述了他自己对于幽灵所知晓的一切，当他向我提供仅仅他个人所有的能证明幽灵确实存在的证据，尤其是克里斯蒂娜·达埃的离奇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许能澄清在那令人头晕目眩的一天发生在她身上的可怕命运，这时候，我不可能再有所怀疑了！不！不！幽灵决不是虚构的神话！

我清楚地知道，有人曾反驳我，说所有这些信件也许并不是真实可靠的原件，全都只是某个人伪造的，这个人的想象力肯定深受最蛊惑人心的童话的影响，然而，幸运的是，我曾经得以在那些著名的信件以外，寻觅得了克里斯蒂娜的笔迹，因此，我可以专心进行比较研究，这项研究打消了我所有的犹豫。

同时，我也搜集了有关波斯人的资料，因而，我断定他是个正派人，他不可能琢磨出把法庭引向歧途的阴谋诡计。

此外，这也是其他或多或少参与了夏尼事件的一些显赫人物的意见，他们是夏尼家的朋友，我向他们展示了我所有的材料，并阐述了我所有的推理。在这一方面，我受到了诚挚感人的鼓励，D将军给我的信中曾谈到这个问题，我也许可以从这封信中抄录几行。

“先生，

我不会过分地鼓动您公布您调查的结果。我当然记得伟大的女歌唱家克里斯蒂娜失踪前，以及这件使得整个圣日耳曼区都沉浸在悲哀之中的惨剧发生前的几个星期，在舞蹈演员的休息室里，大家都在纷纷议论幽灵，而且，我相信在那件引起所有人关注的事件发生以后，人们并没有停止这种议论；但是，正如我在聆听您的一番话后所想的那样，先生，如果可能，我请求您再跟我们谈谈幽灵。无论他最初可能显现得多么神秘，至少可以理解，在这悲惨的故事里，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想要看到那一生都相亲相爱的兄弟俩互相伤害，直至死亡……

请相信……

最后，我运用手中的案卷材料，重新踏勘幽灵呆过的范围很大的地盘，他曾在那儿建造了他自己王国的那座气势恢弘、令人生畏的建筑物，而我亲眼目睹的一切，我头脑里发现的一切，都令人惊讶地证实了波斯人提供的资料，同时，一个绝妙的新发现决定性地使我的工作获得了圆满成功。

大家还记得，最近，在歌剧院的地下层挖洞以储藏艺术家们的唱片时，工人的十字镐挖出了一具尸体；我立刻便证实了这具死尸就是歌剧院的幽灵！我让别人用手触摸这一物证，让主管本

人也摸一摸，现在，报纸上说什么在那儿找到了一名公社的受害者，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

公社时期被杀害的那些不幸的人并非埋在歌剧院这一边的地下室；我说得出哪儿能找到他们的骷髅，那是在距离巴黎被围时期存放各种各样给养的那个宽敞的地下室很远的地方。我在探究歌剧院的幽灵的遗骸时，我接触到了这一蛛丝马迹，如果没有储藏艺术家的唱片这一出奇的巧合，我也许不会再见到幽灵的遗骸。

但是，我们以后再来谈这具尸体，以及对它的处理方式；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结束这一非常重要的开场白的同时，向这些过于谦逊而默默无闻的人物表示感谢，例如，警长米弗鲁瓦先生（克里斯蒂娜·达埃失踪时首先被叫来查勘的），还有前任秘书雷米先生，前任主管梅西埃先生，前合唱队队长卡布里埃先生，特别要感谢卡斯特鲁-巴尔布扎克男爵夫人，就是从前的“小梅格·吉里”（她并不为此而脸红），我们令人赞赏的芭蕾舞团中最迷人的明星，过去为幽灵领座的已故尊敬的吉里夫人的长女，他们给予了我最有用的帮助，多亏了他们，我才能够根据他们提供的最为详尽的细节，与读者一道重温那些充满恐惧和爱情的时刻^①。

^① 在开始讲述这个可怕而又真实的故事之前，如果我不同样感谢歌剧院的现任领导，特别是梅萨热先生，那么，我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是如此友善地对待我所有的调查；还有富有同情心的主管加比翁先生和负责维修剧院的建筑师，和蔼可亲的建筑师毫不犹豫地把夏尔·加尼埃有关建筑的作品借给我阅读，虽然，他几乎肯定我日后不会归还这些资料。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和老搭档 J.L. 克鲁兹先生的慷慨，他允许我查考他丰富的戏剧藏书，并借阅他珍藏的绝版书。—原注